

# 良周秦汉宫的前世今生

文 / 宋叶飞

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加上渭河、泾河、洛河等河流冲击而成的“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发达，物产富足。在澄城县工作的我没有想到，在距离澄城县城二十多公里的良周村，几个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意外发现了这处秦汉大型宫殿建筑群遗址。

良周村后的那片地，祖祖辈辈都叫它“庙硷上”。为何这么叫，没人在意，也没人见过村子周边哪里有庙。只是田间地头始终有捡不完的砖块瓦片，影响收成不说，耕种时还常常损坏了犁铧和锄头，实在让人气恼。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县上开建赵冯公路。按照施工要求，需要每个村子出一部分石子或碎砖碎瓦垫路基。通知一下来，其他村的人都犯了愁，唯独良周人笑了。要别的没有，要砖砖瓦瓦咱多的是，地里随便一拾就是一堆。得益于这些碎砖碎瓦，良周村很

快完成了任务。

2000年前后，澄城县掀起一股种植苹果树的热潮，良周村也不例外。村里大多数人都位于庙硷上的责任田里栽上了苹果树。那年深秋，正在苹果园里修剪树枝的几个农民，因为地里的残砖破瓦加大了劳动量，隔着果园的围墙大声抱怨，顺手就将这些残砖破瓦撒在了野地里。突然，有位细心的农民，发现刚捡起的瓦片上好像有字，忙招呼村邻辨认。拿到瓦片的张文江老先生，仔细端详良久，依稀辨认出瓦片上是“献公屋舍”四字。至于这些字有何意义，张老先生一时间无法断定。为了稳妥起见，他将这块瓦片送去了西安，让省城的有关文物专家做进一步的鉴定。经过鉴定，此瓦片为行宫建材。随后，经过省考古队的初探，建筑面积近80万平方米的东周至汉代大型宫殿群遗址惊现世人面前。原来，这里曾有的不是一般的庙宇建筑，而是峨峨宫殿，王室离

宫！张文江老师因贡献突出，被陕西省考古队特聘为考古研究员。

幡然醒悟的良周人不禁感慨道：唉！前多年我真傻，都把文物垫了路了！

登高望远，会发现这个位于黄龙山前的小村庄屏山傍水，地势平阔。村上懂周易的老人家说：这里的地势，在风水上叫“玉带缠腰”，是大风水，有大气势。

而良周村的责任田，除了村后的“庙硷上”，还有村西的那一大片“校场地”。校场是演练军士的场所。那么，是谁在此检阅军队，操练兵马的呢？已是特聘考古研究员的张老先生，翻阅大量文史资料，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后，认为是秦献公。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此后，随着大量瓦当的出土，证明了秦献公所居“河西”之地，确属良周。

而在村东，还有片老辈子口中所说的武帝行宫遗址。这块遗址此前虽无书记载，但有历代碑记为证。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曾在良甫河一带见到过一块北魏石碑，上书：河南三里有关武帝行宫。还说当年武帝出行时带着他心爱的姬妾，而她却不幸病逝于此。是与否，就只能期待考古研究了。

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发掘，沉寂地下两千多年的宫殿遗址浮现在世人面前。而依托遗址建设的旅游景区，在节假日迎来游人参观打卡。古城堡、秦汉宫、人民公社旧址、请示台、高岗、聂荣臻工作旧址等景点游人如织，垂钓池、秋千谷、美食街行人络绎不绝。穿越秦汉之旅，从良周遗址开启吧。

走在古朴的村道之中，一首良周人的信天游响彻天地间：“北山的红杉南山的松，直杠子人说话你往心里听；村后的遗址那是咱的大家当，守不住它就是对不住咱老祖宗。”（作者供职于澄城管理所）



## 武关往事

文 / 图 张宏

妻少年时随父母在武关生活过好几年，时常念叨。趁着一个周末，驾车沿老312国道，翻秦岭，过黑龙口，越商州，穿龙驹寨，到达武关。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没变，坪低坎高，院落依旧，只是房屋已全部翻建，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来都来了，转转看吧。

漫步在这小街，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尚有多处，老房子和一些儿时玩伴引导她找到40年前的回忆。墙壁上抄录的诗句让我们看到几百年、上千年的故事，残存的关城夯土遗迹讲述着久远的传奇，不同时期的人物、场景在眼前流动，耳畔似乎响起战鼓雷动、战马嘶鸣，少习山依然用沉默为兴盛又衰落的关隘提供着依靠，日夜流淌的武关河向人们絮叨着这里的过往……

雄踞东南的武关，与函谷关、大散关、萧关，共同构筑起拱卫关中原的四大关隘，是关中通往东南最便捷的通道，春秋战国时期便是秦楚两国分界之地。几百年间你争我夺，朝秦暮楚，此消彼长。从武关残存的城墙遗迹可以看到，关隘筑在两山一河间的高地上，北依少习山，南傍武关河，颇为险要。原有1.5公里周长的夯土筑成四方关城，解放前仅残存以砖石包砌券洞的东西两座城门。西门上有“三秦要塞”四字，东门有“武关”二字，内门额上有“古少习关”四字。可惜后来都被拆除了。妻说起当年小伙伴偶然会在墙根儿、河滩捡到铜箭头和麻钱，是不是秦代“五铢”就不知道了，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

唐代杜牧《题武关》诗中有四句：“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那知桥下桃红醉，屈原恨悴去如蓬。”讲的是与武关相关的两段故事。秦惠文王12年（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听信秦相张仪许给楚国六百里商於之地，拒齐盟秦。而后张仪耍赖，不承认自己许诺的是六百里，说怀王听错了，自己承诺的是个人的六里封地，把个楚怀王骗得够呛。这张仪居然还敢再入楚国，先是重金贿赂秦王爱姬郑袖，又借着枕头风在朝堂之上凭三寸不烂之舌一通黑喷，硬生生把个楚怀王给忽悠瘸了，竟然咽下这口气，还觉得没吃啥亏。等他回过神来，张仪早跑了。一怒之下，倒把一开始就唱反调的屈原给流放。

过了14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诬楚怀王到武关商谈合作共建的大事，屈原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大王啊，秦乃虎狼，你不记得上一次他老子骗得你多惨？这话一说，怀王就不高兴，看那些你能的，寡人就来个啥好？我就去，看你碎崽娃子还能把我吃了？！结果，秦昭王比他爹还狠，楚怀王一人武关，直接就被打起来当了人质，狮子大开口，索要的赎金更是天价：楚国的郢都之地！乖乖，那是人家都城所在地好不好？这楚怀王糊涂是糊涂，骨气够硬，坚决不答应。楚国大乱，赶紧迎立在齐国当人质的太子回国继位，又被齐国人狠狠敲了一笔竹杠。秦昭王一看这事弄不成了，想要送回楚怀王，楚国竟然拒收！儿子不要老子了，怀王流落了几个国家，人家都是“礼送”出境。可怜堂堂楚怀王，最后居然客死秦国。

再后来，嬴政“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多次出巡都是走的武关道前往东南。没想到英年早逝，命殁沙丘。秦二世继位没几年，倒行逆施，横征暴敛，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群雄揭起。项梁（项羽叔叔）为了集聚天下反秦势力，找到已然成为放羊娃的楚国王室内后，复立为楚怀王（就叫怀王，让大家记起被秦国坑死的那一位，以激发仇恨，同仇敌忾）。新一代楚怀王悬赏：先入关中者王之。公元前207年，刘邦借道武关进关，先于项羽夺取咸阳，把个在中原与秦军主力拼死苦战的楚霸王气得眼睛冒血。还好刘邦晓得自家势力单薄，从鸿门宴上悄然抽身，避趋汉中，才有后来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机会。

后来，白居易来过，看到好友元稹的题诗，赋诗一首寄相思：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再后来，黄巢、李自成来过。贺龙元帅曾率工农红军与军阀激战与此……

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个人、家族的过往如同浪花一般转瞬即逝，而那些对国家、民族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人和事却随着历史的沉淀，成为国家、民族共同的记忆，绵延流传。（作者供职于西乡管理所）

## 王翦墓 叹将军

文 / 倚红卫

时间不疾不徐地行走，漫长的岁月酝酿出漫长的文化长河，那璀璨的波涛里，每一个留下姓名的人，都有其独特的魅力，王翦便要算上一个。

富平县到贾镇东门外，再骑行十余分钟，便能见到一块黑色石碑，这便是后人为王翦墓留下的纪念。这位秦国名将，死后葬入家乡频阳的土地，岁月流转，今日的富平县默默留存着属于他的些许痕迹。

和许多大墓比起来，王翦墓可以说是寒酸。远远看去，松柏掩映下，只有一个起伏不大的土包，和这位名将的身份极为不符。他与其子王贲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一生皆是传奇，横扫六国时，他骁勇善战，将各国收入囊中，成就了秦王朝的伟业。论功行赏时，他并未趁机入驻朝廷中枢，成为机要大臣，而是急流勇退，先后领受武成侯和美应侯爵位，开始颐养天年的生活。晚年，王翦一直生活在频阳，在家乡的大好河山享受生活，直到91岁无疾而终，留下一段传奇故事。而今，这位名将留给世人的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土包，印证着沧海桑田、时移易易的历史规律。

王翦墓虽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却很难引人注目，毕竟它看上去实在太过平凡，与其他大气的墓葬比起来，简直称不上是名将之墓。对于看惯了秀丽山水、卓越风情的游人来说，这里只剩下一点历史痕迹，便再无可探寻之趣。但在我看来，历史总有它的去处，无论是去富丽堂皇的地方，还是在这般萧条的地方，都是历史的一段剪影。如若我们对历史怀有敬畏，这里所蕴含的秦汉风华，也足以受用。倘若恰好相反，再富丽堂皇的地方也只是到此一游而已。

在我看来，王翦的一生应当是圆满的。年轻时能马上将军一展抱负，年迈后也能自然安逸享受人生。两千多年时光逝去，他的辉煌岁月早就过去，历史仍然保留着他的荣耀。倘若他在天有灵，是否也会发出一声叹息，为这日新月异的时代，也为他曾经戎马一生的岁月。

富平县，一个与秦汉历史息息相关的地方，行走其中，阅读过去和今天的历史，体会生命交迭的意义。一座简简单单的王翦墓，一段轰轰烈烈的记忆，一份情怀，一次驻足，都成为历史长河中一点小小的浪花，悄然升起，又轻轻落下。

我们在时间里品味生活、追忆过往，和历史肩并肩、面对面，看那些人物鲜活存在的证明，也低下头看看脚下正在行走的路。那些历史的清风，总会从我们的发间穿梭而过，留下关于历史和明天的思考，一如王翦墓。（作者供职于富平管理所）

## 石门爷的传说

文 / 图 梁萌迪



石门关遗址，位于富平县贾镇石门村，是秦代重要关隘。

在旬邑这片厚重的古邠大地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周秦古人的传说。先有后稷之孙公刘在此继承祖业，开启农耕文明，让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后有秦皇长子扶苏回咸继位无望，在石门山一箭定终生。两位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历史名人在长期与百姓生活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颇具传奇浪漫色彩的故事。

公子扶苏在旬邑当地被称为石门爷，他为人仗义忠厚，体察民情，在石门关定居后，就在当地娶妻生子，与老百姓同耕同乐，为穷苦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深受大家爱戴，因此当地群众都视扶苏为自己的女婿。至今旬邑一带仍有“要姑爷”的习俗。扶苏不仅对当地的乡土人情产生深远影响，也在当地留下了一段颇有趣味的传说。

相传，公子扶苏回咸继位心切，路过石门关之时，他的衣袍却被酸枣刺挂住，焦急之下，一把将长满刺的酸枣树从尾梢到头，可就在此时，一只从石头缝里带出来

的蝎子将扶苏的手狠狠地蜇了一下，他随手便将蝎子扔得远远的，并大喊到：“我叫你永远不再回来。”自此石门山方圆二十里，两千年来没有人再见到过一只蝎子。石门当地人，至今还感谢公子扶苏将蝎子扔得远，让祖祖辈辈免受皮肉之苦。

其实石门山没有蝎子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地势高拔，气候湿润寒凉，不适宜蝎子生存。只不过当地人将石门爷视为当地的山神，甚至保护神，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他敬仰和爱戴之情。

后来，为纪念扶苏，当地人在石门关山头修建了扶苏庙，每年农历三月份，周边百姓都会上山祭拜，保一年风调雨顺。

旬邑县石门山一带，蕴含着丰富的大秦文化，与公子扶苏有关的景点俯拾皆是，秦兵站、秦直道、扶苏庙、烽火台、马刨泉……每一个景点代表着一段历史典故，这些早已与当地的人文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作者供职于照金管理所）

## 兵马俑的震撼

文 / 杨敏

“一把铲，一条绳，寻幽探秘骊山陵。朝朝暮暮情。腰如弓，铲声声，奇珍异宝一宗宗。谁知精血凝。”这是秦陵博物院名誉院长袁仲一先生写下的诗作《长相思·怀念考古队》，抒发了考古队员对兵马俑的奉献与情感。

47年前，临潼区西杨村一位农民，一锄头下去，震惊世人，兵马俑奇迹问世了。如今，人们提起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事迹依然充满好奇与激动，发现兵马俑的老人杨志发已步入耄耋之年，早已褪去了当年的局促不安，呈现出见过世界之后的豁达与感恩。

都说命运的安排是注定的，每一次遇见好像是早已安排好的，或许兵马俑

与他的缘分，就是命中注定的。

秦始皇的故事是这片土地长谈不休的话题。秦人是陕西人的先祖。历史上的秦人很勤奋，很进取，也很节俭和大气，所以到了秦始皇奋六世余烈，扫灭六国，统一华夏，建立了中华文明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时过境迁，我们延续了老秦人的精神，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沿着老秦人的印记，筚路蓝缕，开拓进取。

看到兵马俑的残垣断壁，不知是项羽的大火或是时间的磨灭，这一堆残缺的兵马俑将秦始皇的辉煌展示给了后人。仿佛看见他们叱咤在战场上，为统一六国而奋战。每个秦俑都有独特的

表情和面貌，好似把真实的战场搬到地下，令人永远铭记。

关于兵马俑流传着很多传说，最多的便是人们讨论是否由真人铸成，不过这个理论很快就被打破了。兵马俑是用来保护帝王陵墓的，它象征着秦国强大的军力。再就是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生前统领秦军虎狼之师，死后也想以帝王身份统帅他们，他们身上的颜色在千年后依旧不褪色，也成了个谜，体现当时秦人筑俑的高超工艺。

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不仅是表象的东西，更有文化的内涵，给未知的历史带来一丝神秘，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作者供职于临潼收费站）

栎阳古城：

## 商鞅的飞扬与凋落

文 / 图 彭睿昕

利，第一次见孝公，商鞅“说公以霸道”，“语事良久”，然而，孝公昏昏然几次入睡；第二次见孝公“说公以王道”，却没有中孝公的心意。

两次失败让商鞅压力山大，他屡败屡战，在第三次见孝公时不再谈尧舜与齐桓，只说之以强国强军之“霸道”。这才合了孝公心意！连续几天长谈，把孝公听得雄心勃勃，壮志满怀，“不自知避之前於席”。于是，赶紧发下委任状，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商鞅一路升迁，到公元前359年，他已经官至左庶长——成了非王族的最高行政长官。职位的变化带来能量的增强，一时间风云变幻，山雨欲来，一段围绕富国强兵的变法便展开了。

万事开头难，尤其是推行变法。接下来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南门立木了。商鞅利用这一点手段搞起了心理博弈，从



政治经济两方面着手进行社会治理，为秦国不断发展提供了可能。

权倾朝野，事业有成。在这恢弘的栎阳皇城里，商鞅的人生达到巅峰。正当商鞅沉溺于功绩得意洋洋的时候，他的门客里一个叫赵良的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

“你就像晨曦中的露珠，还想着善终长寿？”这话说的着实尖锐刺耳。商鞅勃然大怒，更何况商鞅也做不到急流勇退。此刻的他正沉浸式地体验着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对来自宗室和民众两方面长久的积怨蓄祸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赵良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继位，被商鞅酷刑惩罚过的太子傅公子虔等一帮人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这才急忙连夜出奔，准备逃亡。

可是，不积常德，何来福气？逃亡至边境关口，商鞅又累又饿，想要住店稍作休息。店主不认商鞅，让他出示政府颁发的有效证件，并申明“商君之法，舍人验者坐之”。投石无路的商鞅终于感受到了现行法度的残酷，不由喟然长叹。商鞅最终被杀于郑国颍池，死后遭遇五马分尸并祸及全家，纵横驰骋秦国政坛十几年的他就这样凄惨凋落。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审视历史，在商鞅的变法理论里，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国强则务必“弱民”，让这种思想指导变法，人民活成了尘埃，统治变成了铁桶。

几千年悠悠而过。置身栎阳古城遗址，回顾新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与发展历史，我便看到了商鞅变法的历史局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伟力所在。商鞅把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也就注定了必然走向败亡。

这就是历史的镜鉴。（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

漫步阎良武屯古镇街道，一尊左手托卷、神情坚毅的商鞅塑像耸立在公路边上。历史的尘埃早已散尽，然而，凝望这尊塑像，一个承续不断的故事却始终被讲述，绵延至今。

阎良是秦汉时期重要城市栎阳的所在地，亦是秦国商鞅两次变法的发源地。从1964年开始，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考古研究里，大量的筒瓦、夔纹大瓦当残片等遗物遗迹不断出土，尤其是2016年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上的“栎阳”、“官”刻文，确认这里正是秦献公、孝公时期的秦国都城。

钩沉历史，把目光移到那个狼烟四起的战国，隐约看见两千多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改革图景。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河之间小国十余……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秦国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自公元前777年襄公立国到孝公主政已历26位君主共四百余年。这四百多年里，除了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时代秦国比较强大以外，其他时期则是积贫积弱，被其他中原强国边缘化、歧视之。

穷则思变。到了秦孝公，这位君不甘现状，于是向天下广发英雄帖，承诺“寡人欲富，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广告打成这样，这一人才招募策略收效当然很好：大量人才涌入秦国，三十九岁的商鞅便在这股人潮中踌躇满志，心里想着如何大展拳脚。

商鞅生于卫国，年少时便好刑名之学。此时的商鞅正在魏国相公叔痤处任“中庶子”的家臣小官。这位公叔痤有识人之明，他知道商鞅有奇才，打算举荐商鞅入朝为相。怎奈魏惠王不以为然，只当是公叔痤痴昏了头。无奈之下，公叔痤便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建议杀掉商鞅，可惜的是，魏惠王并不予理会。历史就是这样诡谲，一念之差，铸成了魏惠王此生最大的悔恨。

混得不如意，商鞅便想着跳槽。商鞅入秦，托人脉、找关系，找到了孝公宠臣景监，请求被引荐。事情进展得并不顺